七日談（北京篇）

江南十月，楓紅蟹黃

姜舜源

「江南」，古吳越之地，即今江蘇、浙江等長江下游至東海之濱一帶，氣候溫潤，土地肥沃，河湖密集，物產豐富，自古是「魚米之鄉」。從東晉「衣冠南渡」開始，南北朝、宋室南渡及宋元、明清易代之際，中原地區的貴族士大夫及百姓，人才連同先進技術、資金財富，相繼源源不斷遷移匯聚此地，江南地區日益富饒，隋唐起便成為國家經濟中心，清朝江南八府：蘇州、松江（上海）、常州、鎮江、江甯（南京）、嘉興、湖州、杭州，每年上繳國庫賦稅銀約佔全國總量的六分之一、漕糧大米約佔全國總量的七成六。經濟發展帶動文化發展，吳越歷史文化、六朝文化、中原主流文化在此交匯、激盪、發展繁榮，其中豐富多彩的節日文化，造就了錦繡江南的人們對美好生活的熱愛和禮讚，也比較全面地保留了兩漢、六朝、唐宋以來中華傳統節日風俗，如南宋詩人陸游在浙江紹興《遊山西村》詩中所詠：「簫鼓追隨春社近，衣冠簡樸古風存」，可以重溫中華傳統古風民俗。

農曆十月（陽曆大致在十一月）是冬季第一個月，江南地區秋收即將結束，是正月之外最重要的月份。十月初一日稱為「十月朝」，是正月初一日「歲朝」之外又一特殊日子。清代江南民俗著作《清嘉錄》記載，此日是「燒衣節」，人們無論貧富貴賤，紛紛祭祀其已故親人，「多燒冥衣之屬」，像春季清明前日寒食節一樣掃墓、墓祭，並清除墳頭經春歷夏長起來的荒草。或延請僧人、道士作功德法事，超度不久前亡故的至親。官府則負責祭祀郡厲壇，即轄境內無後嗣的絕戶或無人祭祀的鬼神，遊人集結在周圍觀看公祭，在當時很隆重。清初江蘇吳江詩人徐崧作詩說：「蕭瑟冬方始，迎神出郭門。逢橋行愈密，倚棹看何喧。鼓吹還終日，旌旗又幾村。誰當無祀祭，能不感蘋蘩（蔬菜祭品）。」

第二個節目是到蘇州城西太湖之濱的天平山賞楓葉。北京西山紅葉時在陽曆九月底十月初國慶節前後，江南天氣冷得遲，觀賞紅葉比北京晚一個月。天平山為江南諸山楓林最勝之處，楓葉經霜之後由青黃雜糅到完全變紅，顏色鮮明，層林盡染。夕陽在山，縱目四望，彷彿蔚藍大海裏紅珊瑚一樣嬌艷明媚。還有人形容霜後丹楓，望若錦繡，燦若晚霞，騷客文人紛紛聚在樹下，飲酒賦詩，有如暮春上巳節蘭亭雅集。康熙時進士、蘇州詩人沈朝初，仿唐白居易《憶江南》填詞三十首，一唱三十嘆「蘇州好」。其一讚嘆天平賞楓，如置身東海仙境：「蘇州好，船泛洞庭秋。一片楓林圍翠嶂，幾家樓閣疊丹丘。髣髴到瀛洲。」

第三個節目是「收租完糧」，秋後算賬。文獻記載比較中性溫和，稱地主為「有田之家」，十月擇日開倉收租。類似如今流行的打折鼓勵早日繳費，交租也有頭限、二限、三限等名目，先後在各限期內交租的，量免米若干，早交多免，晚交少免。官府為完納漕糧，還有類似便民服務的安排，放舟下鄉就近收租。有一位有良知的文人家震濤《收租完糧行》，揭露當時農民交租的苦況：「老農牽犢歸，率眾迎田主。紛紛呈歲歉，秋旱厓水苦。……若欲徵全租，憑君訴官府。」今年歉收，您一定要收全租，就乾脆把我們送官究治吧！這是租戶對田主。交公糧則更難對付。催糧小吏仗勢欺人，斥責老百姓少廢話：「天庾（國庫）供應早，莫教官驅遣！」最可惡的是官吏不管升斗小民死活，故意壓低公糧成色，幾乎加倍剝削農民：「東家交未足，西家租又缺。婦女話嘈嘈，鄰父從旁說。升、合（量具）尚艱難，斗、斛（量具）安所設。吁嗟輸官糧，好米作六折。」（清顧祿：《清嘉錄》卷十）

其他節目還有預備禦寒物資的「五風信」；鄉田入家之後，以草藥「冬釀酒」，有秋露白、杜茅柴、靠壁清、竹葉青、三白酒、十月白等名目；鹽藏菘菜（小白菜類），作為過冬主要佐飯副食品。宋朝朝廷官員這月有賜錦段、賜錦袍、賜冬襖、賜季衣等賞賜（宋陳元靚：《歲時廣記》卷三七）。而受益至今的是江南閘蟹。據清代江南民俗學家顧祿考證，「煠」指加工方法，指清煮湖蟹。《清嘉錄》說：「湯煠而食，故謂之『煠蟹』。」這種蟹採捕於江浦水中，漁人在水流中以竹編的簸箕橫斷其出路。這種漁具吳語謂之「蟹籪」，「籪，滬也。」唐代陸龜蒙《漁具詩序》：「網罟之流，列竹於海澨，曰滬。」上海簡稱「滬」，源自這種漁具。同時註明：吳人謂之籪，博雅之詞稱煠瀹、湯煠，並明確注音閘。煠瀹、湯煠，都是指熱水煮蟹。「煠」字冷僻，民間後來同音簡化成「閘」。

「煠蟹」原籍是太湖的湖蟹，近代以來松江上海異軍突起，逐漸轉變成離上海更近的陽澄湖大閘蟹。書中詳述其身世背景說：太湖蟹於秋後乘潮而上，「籪漁者」即當地漁人，以竹簸箕在水中捕撈蝦蟹，將其捕獲之後擔入城市，城中居民買回家，作為時鮮美味相互饋贈，或是宴客佐酒嘗新。湖蟹有「九雌、十雄」之說，說九月團臍者佳，十月尖臍者佳，與如今說法相同。並引《蘇州府志》，說江南淡水蟹有多個品種，其中「出太湖者，大而色黃，殼軟，曰『湖蟹』，冬月益肥美，謂之十月雄。」出吳江汾湖者為「紫鬚蟹」，特別肥大，有的一隻將近一斤，南宋詩人陸游說的「團臍磊落吳江蟹」，就是這一種。出崑山蔚洲村者曰「蔚遲蟹」；出常熟潭塘者曰「潭塘蟹」，因其殼軟、爪拳縮，俗呼「金爪蟹」。還有江蟹、黃蟹，品種稍差，都不如太湖煠蟹地道。



◀清徐揚《乾隆南巡圖》中「車駕至杭州」。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文化什錦

斯雄

「百寶丹」記（下）

一九五五年十月，繆蘭瑛將「曲煥章萬應百寶丹」秘方和技術全部貢獻給國家。經昆明市衛生局批准，「曲煥章萬應百寶丹」更名為「雲南白藥」，由地方國營昆明市製藥廠正式生產。雲南白藥從此實現規模化生產，走進更多藥房、藥店，造福千家萬戶。

據《雲南白藥大事記》一書記載，周恩來總理對雲南白藥的生產情況相當關心，要求雲南省委抓好白藥生產發展的工作，於一九七〇年六月作出三條指示：一、建立一個相當生產規模的雲南白藥專廠；二、建立雲南白藥專門的研究機構；三、雲南白藥原料植物由野生引為家種。

一國總理專門就一個藥品作出具體指示，當屬罕見，算是雲南白藥獨享的殊榮。

從「百寶丹」到雲南白藥，它已從戰地傷藥變成國民品牌，從民間小藥方成長為混合所有制企業的主打產品。產品從單一的散劑，發展出氣霧劑、膠囊、創可貼等多種形態；不再僅限用於傷科，也生產其他普藥，比如用於治療感冒的品類；還涉足保健品、日常用品，比如牙膏等。

雲南白藥博物館裏，還原了一段創可貼的故事：一九九〇年，邦迪創可貼進入中國，迅速成為行業老大。雲南白藥於二〇〇一年闖入創可貼領域，從無藥到有藥，提出「有藥好得更快些」，徹底改變傳統小傷口護理的白藥劑型，顛覆了創可貼傳統競爭模式，在創可貼領域拿下百分之六十五以上的市場佔有率，成功逆轉國內創可貼市場一直被外資品牌壟斷的局面。

雲南白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的專家很神秘地跟我說，國家實施配方保密制度，配方由國家掌握，不對個人或資本開放，因此，雲南白藥的成分雖多次被學術界嘗試分析，但至今無法完全拆解。

人的信任，對藥品來說，可能也有某種神奇的作用。我最早用雲南白藥，就是用藥粉、藥膏以及創可貼，有着近乎迷信似的信任，確實很管用。後來也用雲南白藥牙膏，這看似「不務正業」的產品，據說在口腔健康品牌市場表現相當活躍，現在是雲南白藥集團效益最好的產品。

生活在雲南，我一直有個疑惑：雲南有那麼多頂級的道地中藥材，有那麼好的山水和空氣，還有神奇的藥品，為何人均預期壽命在全國一直倒數？有人嘗試做過解釋，比如醫療資源分布不均、健康投入和保障能力受限、自我健康意識不強、高原山地居多等。這些說辭好像並不完全能說服人，也不能緩解人們對健康的擔心。

雲南白藥以其獨特、神奇的功效被譽為「中華瑰寶，傷科聖藥」。作為中華老字號醫藥品牌，問世一百多年來，始終行銷並造福海內外，這是民族品牌的驕傲與榮光。

凡是造福人類的，都永遠值得尊敬和銘記。

HK人與事

招祥麒

悼念吳康民老校長

驚悉吳康民老校長於二〇二六年十月十八日安詳辭世，享壽百歲，心中悲慟，久久不能平復。

我自二〇〇六年九月至二〇一七年八月擔任培僑中學校長，其時老校長任校董會主席，居於培僑宿舍，每日返培僑中學辦公室。我的辦公室就在其側，相隔一間共用的會客室。那些年，彼此往還無間——工作上請益、旅遊上同行、生活上閒談，點滴在心。老校長晚年身體漸弱，近年已認不得人，幾次見到他，已不復相識；而昔日共處之情狀，忽憬然赴目，我的心中不禁悵然若失。

初見老校長，他不苟言笑，與他說話，總是戰戰兢兢。熟稔以後，則覺和藹可親，無所不談。當校長時，我以學校為家，而學校本身就是老校長的家。是以我所接觸的，不單是老校長其人，更包括吳老太及其兒孫。一家待我如親人，往還之間，倍感溫暖。

老校長是培僑的象徵性人物，也是培僑的精神領袖。所有培僑的學生、校友及與培僑相關的教職員工，甚而家長，都自稱「培僑人」。而向心力指向的核心，就是吳老校長。曾鈺成校監雄辯滔滔，但有老校長在的場合，除非要他講話，否則都沉默如山，環繞主峰。此情此景，培僑人無不熟知，亦無不心安——主峰在，則群山有依；精神領袖在，則培僑有魂。如今主峰已遠，斯人不在，培僑人心中那份「有依」之感，恐一時難以填補。

我與老校長的文字因緣，始於二〇〇七年。那年四月，我敬贈一聯：「康衢躍馬鞭先著，民教培僑老尚勤。」老校長欣然受之，其後多次以詩文相贈。二〇〇八年他八秩晉二嵩壽，我賦詩為賀，中有聯曰：「萬里暢遊椽筆壯，千秋讜論國懷真。」二〇〇九年他八十三歲生辰，我填《沁園春》一闋，用毛主席韻，中有「愛國深情，育人朗志，海宇盱衡孰與高」之句，自謂寫出了老校長一生襟懷。二〇一〇年他八十四歲，新書發布並設壽宴，我詩以賀之，有「海陬行教江湖重，民代雄談魏闕珍」一聯——上句言其辦學之功，下句言其參政之重，老校長讀後頷首微笑，此情此景，至今還歷歷在目。

此後年年壽辰，我皆有詩文敬呈。二〇一二年他八十六歲，《人生感悟錄》首發，我賦詩十首，其中有「教澤恩施數十年，望中桃李競新鮮」之句；二〇一三年他八十七歲，出版《人生感悟錄二集・手握禿筆日有聲》，我以柏梁體撰詩敬賀，起云「手握禿筆日有聲，老去年華逾崢嶸」；二〇一六年他九十嵩壽，我恭賦四言一首，有「落筆驚雷，文章快意」「德昭南域，乾坤思治」之句，又註其屬虎、其氣度、其論政、其功業，料想「期頤必至」——今老校長果登百歲，而斯人已逝，怎不撫卷愴然！

老校長一生，以教育為本，以家國為懷。他一九四七年自中山大學畢業即來港投身培僑，由青年教師而校長、而校監、而董事會主席，執掌校政二十八載，將培僑由傳統愛國學校發展為涵蓋中學、小學、書院及幼稚園之多元化優質教育機構。他歷任第四至第十屆港區全國人大代表，三十三年間清心直說、秉筆直書，而又顧全大局，認識國情中的歷史包袱與複雜性，不作偏激之言。其《會內會外：十屆人大隨筆》一書，我嘗撰文推介，謂其文「不作無的之矢」，以客觀記述讓讀者自我體會，而於中間或末尾補上一筆，提出意見，造成「萬山磅礴，依傍主峰之勢」。今老校長已歸道山，而其文字長存，其風骨長昭。

哲人其萎，範垂後世。老校長之辦學理念、崇高品德與愛國精神，早已化作培僑之精神基因。因此，我雖然離開培僑中學，但培僑之事、老校長之情，未嘗一日去懷。今聞噩耗，謹綴數語，並撰輓聯一副，以寄哀思：

吳康民老校長千古

卅三年讜論匡時，祖國情懷昭海宇；
廿八載春風化雨，培僑德澤仰師恩。

培僑中學前校長　招祥麒　敬輓

老校長，一路走好。培僑人永遠懷念您。

藝象尼德蘭

王加

探訪掛毯工藝的「活化石」

上月是今年第二次回倫敦，雖然因二〇二六年內所有展覽門票均已售罄而遺憾與著名的《貝葉掛毯》擦肩而過；但對於現存歐洲編織掛毯工藝的「活化石」——德維特皇家掛毯製造商（Royal Manufacturers of Tapestry De Wit），我卻在今年三月彌補了去年失之交臂的遺憾。

儘管屬於刺繡工藝的《貝葉掛毯》以其年代久遠和歷史敘事而聞名，但歐洲大陸編織掛毯工藝真正的「黃金時代」則屬於文藝復興時期至洛可可初期尼德蘭地區的比利時境內。由於曾將拉斐爾、魯本斯等巨匠畫稿轉化為編織掛毯的比利時工坊均已蕩然無存；始建於一四八四年的湯加洛修道院避難所（Refuge of Tongerlo Abbey）內、成立於一八八九年的德維特皇家掛毯製造商已成為歐洲傳統掛毯工藝的「倖存者」。

在陰雨連綿的上午，我們從安特衛普驅車四十五分鐘來到梅赫倫。去年之所以錯過，只因其每周僅對公眾開放周六上午半天，且不能網上預約必須親自到場組團進入。抵達目的地時已有幾人在門口排隊。十點半大門準時打開，一位滿頭白髮的和藹女士出來迎接我們進入院子。所處的湯加洛修道院避難所依舊保留着原汁原味的文藝復興磚式建築與精心修剪過的庭院，我們的導覽也從這個古香古色的氛圍中開啟。

邁進建築才意識到，這裏和我想像中的掛毯工坊還是有所不同。作為當今全球博物館掛毯保護和修復領域的世界領軍企業，德維特皇家掛毯製造商實則承載着大量珍貴古董掛毯的維護、清潔、修復和保養服務，而非按照傳統手藝製造全新的掛毯。一層的空間全部是掛毯作品展示區，主要呈現文藝復興至洛可可時期的經典掛毯收藏，其中不乏根據小大衛・特尼耶、夏爾・勒布倫、弗朗索瓦・布歇等大師圖稿編織的掛毯。二層則是修復工坊的職能，多台織機和成百上千卷色彩斑斕的羊毛線圈整齊地擺放在架子上。平日裏這裏有約二十位紡織工人和修復師處理來自全球範圍博物館界或私人藏家的掛毯業務，僅周六半天向對掛毯傳統工藝感興趣的藝術愛好者們開放參觀。這種「展陳加修復」功能二合一的機構對於真正了解工藝繁複的掛毯製作過程確是一個極好的傳播窗口。

整個導覽過程中最精彩的部分當數一位經驗豐富的老織工現場用傳統低經織機（Basse Lisse）編織掛毯的演示。這種編織方式將經線呈水平方向繃緊，對織工比較友好，因為全程坐在織機前操作姿態相對省力；且藝術家的原畫稿（Cartoon）能夠直接平放在經線下方，織工透過經線能直接對照編織掛毯的正面，從視覺上也更為直觀便利。但觀看現場實際操作才意識到這種編織過程需要相當熟練的手腳並用來配合完成——需要腳踏板來控制綜絲升降開口，解放出來的雙手專注於織毯的投梭和打緯。通過演示可以看出，這種低經織機在織工技術嫻熟後能達到效率高、速度快且生產成本低的優點。這也是為何僅十六世紀的布魯塞爾就有數十家、僱用多達一萬五千名織工的掛毯工坊。然而，由於低經織機編織出的圖像會和畫稿呈鏡像般左右相反（和版畫創作異曲同工），也就意味着畫家在描繪畫稿時就要將截然相反的畫面呈現考慮在內。考慮到初稿藝術家的創造力、各類毛線和金銀線的原材料成本、織工的人工成本和嫻熟程度、外加其隔熱保溫的功能性，就能充分理解掛毯緣何能在西方藝術史成為超越繪畫和雕塑的頂奢「炫富」藝術品了。



▲比利時德維特皇家掛毯製造商一景。作者供圖

雖然導覽過程中室內全程禁止拍照，結束後我仍快速地偷拍了幾張空鏡打算留檔，結果被慈眉善目的講解員女士發現了。她笑着指指我，卻因在導展過程中了解了我的專業背景並未有所責備，也因此有了這張寶貴的照片。唯有身臨其境，才會懂得這棟尼德蘭傳統掛毯工藝「活化石」：集工坊、藏品展廳和歷史建築於一身的比利時國家文化遺產真正的稀缺與存在價值。